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午夜狂欢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午夜狂欢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狂欢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32-6

I. ①午… II. ①邱…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244 号

书 名 午夜狂欢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32-6

定 价 34.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邱华栋

博士，研究员。1969 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6 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文化版主编、《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出版、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 800 多万字，单行本 100 多种，获得各种文学奖三十多次。现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篇小说

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喘息
正午的供词
花儿与黎明
贾奈达之城
单筒望远镜
骑飞鱼的人
时间的囚徒
长生
前面有什么
夏天的禁忌

散文集

行走无疆
去往归来
从东西到南北
城市的舞蹈
创造梦境的人
虚构的真实
想象的国度
真实与谎言

中短篇小说

手上的星光
空心人舞蹈
西北偏北
行为艺术家
午夜狂欢
十一种想象
十三种情态
时装人
城市中的马群
大鱼、小鱼和虾米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来自生活的威胁
可供消费的人生
滋味与颜色
归宿

评论集

来自天堂的声音
光影之间
碰撞与回响

随笔集

时光漫步

策 划：[REDACTED]

责任编辑：黄孝阳 王 青

封面设计：小 马

目 录

001 // 午夜狂欢

071 // 平面人

121 // 波浪 喷泉 弧线 花园

174 // 遗忘者的旅行

午夜狂欢

午夜的游戏

他们这是去干什么？四个人走在漆黑的夜里，这种夜晚空中连一只鸟儿都没有，黑夜如同最浓郁的咖啡一样黑，没有狗叫，只有汽车在大街上咬人的声音，那声音像是鲍勃返衣椎歌。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他们刚才把一辆福特“天霸”停在了立交桥边，那辆黑色的美国原装轿车如今左前灯已被撞坏了，像个瞎了一只眼的海盗头子。他们四个人走路时都没有谈话，他们向立交桥上走去。

忽然有一个人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跌了一跤，“Fuck！（操），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你们看……”他带着哭丧腔从地上爬起来，把一只手伸出来叫其余几个人看。

此时他们已经爬上了一片高高的路基，一条铁道穿越了城市的肚腹，像一条松弛的皮带一样延伸了过来。他们摇晃着身体在路基边站定，片刻之后，一辆火车亮着灯，像个警察一样呼啸着冲了过来。几个人聚到了刚

才跌倒的那个人跟前，火车那剧烈颤抖的明亮灯光泻到了他们的身上，跌倒的人摊开手叫大家看，他们看见他手上有一滩黏稠的东西，搞不清那是城市在黑夜里分泌的什么液体，其中一个说：“你闻一闻？”

他就闻了一闻，“狗屎！这真的是狗屎！”他叫了起来，大家一阵哄笑，“左岩抓了一把狗屎，今天你要倒霉了……”

他们又重新散开，那个跌倒的叫左岩的人更加沮丧了，“可这鬼地方连一只狗都看不见，哪儿来的狗屎呢？”他想不明白。

在他们身边，火车正带着一种坚强有力的节奏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他们继续鱼贯着向前走，左岩掏出了手绢把狗屎擦干净，然后扔掉了它。走了一会儿，那列火车也过去了，他们在相对空旷的一个区域停了下来，喷着酒气一起转身眺望远处城市的中心地带。

那里，如同一座灯光的岛屿在黑暗之中浮了起来，积木般的楼厦林立，到处都是霓虹灯广告在闪烁。那是欢乐的物质世界，美女加汽车加洋酒洋房加名牌电器是那些广告的内容，那是另一种生活，城市生活的象征。

“Fuck！”左岩又嘟囔了一句，“秦杰，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我喝多了，我连站都站不稳。”“就在这儿，我们到了”，秦杰用懒洋洋的虚无腔调说，“在这儿玩儿。”

“在这儿？这里空空荡荡，在这儿干吗？”左岩有点儿吃惊地问他们。

“杀人，杀个人。”于磊冲他明笑着。

“杀……人？杀谁？”左岩觉得气氛有点儿不正常，午夜行刑的队伍在进行，他看出他们没有开玩笑。

“杀你”，何晓说，“谁叫你抓了一手的狗屎？你真的要倒霉了。”三个人都阴笑了起来，简直像猫头鹰在夜晚的嚎鸣。“抓住狗屎的人会给我们带来坏运气”。

“杀我干吗？咱们可是多年的朋友啊……”左岩突然有点儿紧张，他想起了不久前他读过的一篇美国作家巴塞尔姆的小说《我们的朋友考尔比》，考尔比的朋友仅仅因为考尔比“走得太远”而处死了他，用了绞架，还请了乐队伴奏。莫非我也走得太远？他想，你们几个人谁都走得比我远，却要处死我？他有点儿想不通，他看了一眼秦杰。

秦杰笑了笑，他的笑容里总有一种杀气和冷酷的嘲讽。“玩儿个游戏，这个游戏正是最近在城市中流行的。不过，一般在这个游戏中都要死一个人的，但不一定是你，也可能是我，他和他。”

“什么游戏？”左岩没弄明白。

“这个游戏叫‘你死还是我死’，咱们或者躺着，或者趴在铁轨的中间，让三列火车经过，然后再爬出来，看谁没被火车带走。一个简单的游戏，玩儿不玩儿？”

“玩儿！玩儿！”于磊和何晓欢呼着，左岩想了一下，“好吧……我也玩儿。”

这时还没有列车过去，如同摇滚乐最后的嘶吼还没有开始，四周的空气变得潮湿了。他们走向铁轨，或趴或躺，都待在铁轨中间的枕木上了。

这是一个叫人心惊肉跳的行动，但能叫人麻木的神经悚惧。左岩在想：在城市的夜晚，还有什么游戏我们没有玩过呢？他想了想，全玩过了，也玩腻了。但这个“你死还是我死”的游戏还没有玩。他躺在枕木上，忽然

就听到了远方传来的一阵阵颤音，一下又一下节奏在加快，如同乐队的一首曲子的演奏一样。然后他的身体就颤抖了起来。一列火车冲了过来，带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从头顶飞驰而过。

这是最为漫长的短暂时刻，但它终于过去了。左岩被火车经过所带起的风眯住了眼睛，他担心自己会被吓得屁滚尿流，但一阵风过去了，他睁开了眼睛，又看见了让他迷醉的城市上空那变幻的星空，那是突然叫他感到亲切的小东西，每一颗现在都冒着热气与香气，他尖叫了起来，“你们都还活着吗？”

没有人说话，可能他们全都死了，被这列火车给拖走了，风驰电掣一样被带向远方，正在变成血肉的碎块被带向黑夜的深渊里。

但是，左岩又听到了一阵震颤，仿佛有人在摇晃着他的双腿，轨木也在颤抖，又有一列火车开了过来。然后，又是一列，两列火车前后只隔了几分钟。火车从躯体上方经过。左岩睁大了眼睛，他可以看见火车的腹部像一条多节履虫一样拖着身体爬过去，使他心惊肉跳，他用双手拢住了前胸，因为他早就听说在这个时髦的城市青年的游戏中，有人的衣服被风吹起来，被火车挂住以后就被拖走了，连脑袋都给拖没了。可为什么还有不少人热衷这个游戏？他想不明白，他越想越害怕，就尽力用手捂住上衣，不叫风把衣服吹起来。

这可真叫他恐惧，他想象自己处在了火山爆发的一刹那，或者他是行走在剃刀的边缘，一不留神就会被切掉身体。他听见自己体内的钟表走得忽快忽慢，火车像条长长的多节草履虫那样爬着，从他的头顶向前爬着，像是噩梦的永恒延伸。然后，火车过去了。

左岩心头一阵狂喜，“我没死……我没死……”他尖叫了一声爬了起来，

“我没死！”他冲着夜空嚎叫了一声，他认为今天有人想叫他死的阴谋破产了，但他又有了一丝恐惧，因为他们三个人还趴在那儿一动不动，“莫非他们死了？”他紧张起来。

“死了没有呢？”他等了一会儿不见他们起来，就又向铁轨走去，又有一列火车奔跑了过来，他这才看见他们三人像鬼影子一样从铁轨的中间飘了起来，他们拍了拍衣服，有点儿不满意，“谁都没死，这可奇怪了。”于磊说。

“你只要把头在当时抬起来，你就沾上光了。”左岩说。

“你一定是沾了那一手狗屎的光。”何晓说。

“那我宁可叫你摸着一手的狗屎。”左岩有点儿生气了，“我要骂人了！”

但他们都不再说话了，又向不远处的那一片黑暗之中浮起来的城市中心区域望去。

从这里看去，那里一片华美多彩的灯光已将其笼罩得不太真实了。一些楼厦的黑色身影挤满了被灯光照亮的半个天空。因此它们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堆巨型积木，被不知是谁刻意地堆在那里，冷漠、华丽、高大而又令人惊羨。他们站在那里望了一会，心情都十分复杂。因为，他们就在其中生活着，是城市肠胃中的蛔虫，分享着城市肚腹中的油脂，因此他们都既爱它又恨它。

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沿着路基向回走。这是穿越城市市区的一条铁路，两边是黑压压的居民楼，城市睡着了。

而他们还醒着，像是午夜的孩子，午夜狂欢的一种动物，生机勃勃而

又略带厌倦地在城市黑夜的肌体上寻死觅活。或者他们是一种充电玩具，经城市充电之后再放电。

他们被一种颓丧情绪所笼罩着，酒气仍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散去，在来这里之前，他们从一家酒吧喝到另一家，一共喝了七家酒吧。他们从路基上又走了下来，钻入了福特“天霸”车里，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秦杰说：“虚无啊。我们去哪儿呢？”

空气中飞满了龙虾和地雷

“有个好工作，有个好情人，有个大电视，有辆小轿车，有一套房子，还要……可是有了这一切之后我再干什么呢？我为什么非要这么生活，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屠宰场机器传送带上的一块肉，按照某种标准程序，直到被切成碎块变成了罐头？”

这是秦杰、于磊和何晓三个人要想的问题。当然左岩还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还是一个大光棍儿，也没有车也没房子。

我们去哪儿呢？我们无处可去了吗？这都是左岩要想的问题。一到夜晚，他的大脑就一片混乱，他就会想到一阵莫名的紧张。

他所看见的就是天空之中飞满了张牙舞爪的大龙虾，而且还飘满了地雷，谁一碰就会把一切炸得一片粉碎。

所以，有人说左岩和秦杰他们混在一起注定没有好下场，要变成龙虾的一块肉从天而降。

可这么大的一座城市，难道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了吗？左岩的大脑在飞速转动。他的意识中出现了大龙虾在半空之中飞舞的情景。龙虾飞舞，龙虾碰到了半空中的地雷，于是轰然一声巨响，龙虾那带着盔甲的血肉便在整座城市的楼宇顶部像雨点儿一样落了下来，落到了保龄球场、壁球馆、网球馆、台球馆上面，落到了赛马场、桑拿按摩中心、旱冰场、滚轴溜冰场、酒吧、迪厅上面，落到了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卡拉OK舞厅、游泳池上面，落到了俱乐部、高尔夫球场、体育场上空。但他对这些都已经有些腻了。他现在最恨的生活就是坐在三里屯附近的某个装饰既矫揉造作又简朴得像个农舍一样的酒吧里，听那帮同性恋歌手唱蓝调和布鲁斯。他就烦这一点。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于是他的心情就很糟，他就说：“Fuck！Fuck！”

他忽然痛恨起这两三年才在城市中兴起的酒吧文化了，因为每当他听着那些靡靡之音后再回到宿舍中，他会感到更加孤独。他觉得自己对很多东西都已失去了兴趣，尤其对爱情，他更是嗤之以鼻。他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发生在半年以前。他大学时代的女朋友在嫁人前忽然又见到了他。于是他就开始在北京和哈尔滨之间来回飞了好多趟，但最终那个女孩还是嫁给了别人，他与她睡了几觉，感觉很好，只是他却有了一个射精缓慢的毛病。后来他冷静下来，发现自己除了花去了不少钱之外什么也没有捞着。那个女人仍旧是别人的女人，他不过只是一个情人罢了。

当他的爱情之火熄灭了之后，他就开始讨厌起女人来。他发觉除了母亲，从来没有其他女人给予他的要比他付出的多。“Fuck！”他说，他在这座城市也交了几个女朋友，但从来没有让他的灵魂发抖过的。一开始他还是个害羞的男孩，后来他技巧娴熟了。最近他与一个新女友分手了，这个女孩是本市土生土长的女孩，按一般的说法是这座城市的女孩又懒又笨。而

左岩是一个什么都会干的男人，每次她来看他都是他做饭，她在一边站着看。左岩苦口婆心地说：“你来学切菜，你最好学学做饭……”

“我学做饭干吗？”这个胖乎乎的女孩笑嘻嘻地说。

于是左岩就很生气。他就把她给赶走了。过去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没有女朋友的生活，就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可如今他发现自己有了女朋友之后他自己倒变成猪狗了，为了不再做猪狗，他把这个女孩给休了。休了她还忧心忡忡地说：“你要学做饭……”

“我学做饭干吗？”那个女孩仍旧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当他发现女朋友一点儿也没有要帮助他料理他的生活的意思，他就把她给赶走了。他就讨厌起女人来。他想了一遍自己交过的女朋友，认为她们没几个好的，就更加沮丧了。加上在北京实在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他就有点儿幽闭。

“人不爱我我自爱！”他大声嚷嚷。然后他就找了个机会去了美国一趟。在此之前，他的打扮非常像美国华裔青年，但他却从来没去美国一趟。于是他就去了一趟，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回来后更加沮丧了，他发现美国也就那么回事，不怎么样。但他在纽约和旧金山各有一次嫖妓的经历。在纽约嫖妓时那个金发妓女全部用嘴跟他干，从脚趾头向上一路吻上去，而且还用嘴给他戴上避孕套，但她吻到他的大腿根时停住了，那里有一块癣，妓女犹豫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绕了开去。

另一次是在旧金山，同样是一个金发妓女，却用牙齿把他的那家伙咬得伤痕累累，以至一动就疼得要命。此外，他还看了一场脱衣舞表演，他是掏了二十美元看的。“那个舞女跳到我跟前，叫我多掏十美元，然后

她就把大腿张开来叫我看。”他对秦杰他们说。

“有多远的距离？”

“很近。都快碰上我的鼻子尖了。”

“你都看见什么了？”

“我……我看见了一片毛茸茸的虚无。”

他觉得自己的确是看见了一片虚无。此外还在美国纽约的大街上，穿行在那些摩天大楼的下面他感觉更压抑。但在纽约市有不少人在向他问路，这使他很开心，“往左，再往右。”他用手胡乱一指，然后很快活。他认为美国充满了活力，“不过那真的是白种人的地盘。”于是他就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除了和一个女友有一次纯属解决性压抑的性活动之外，除了去出版社上班，他一直没和秦杰他们联系。回来后他买了一台奔腾新型电脑，天天闷在屋子里看 VCD，玩电子游戏，谁呼他他也不理，秦杰他们往他的手机上打电话，他也不开机。于是他们就传言说他得了幽闭症。

左岩忽然变得谁也不想理了，他只想和他的电脑搞在一起。我真得了幽闭症了吗？他问自己，但他的确不爱与人交往了。最近一般时间，他把自己的电脑接上了互联网络。从上面调下来不少东西看。他看了几篇他就觉得那没什么劲儿。他还带回来不少色情成人杂志，可看过了他只记得女人那大腿之间是一片毛茸茸的虚无。这种与电脑和色情杂志搞在一起的状况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秦杰他们开着车，堵上门找到了他，拉着他去玩那个“你死还是我死的游戏”时，他才从那种幽闭状况中走出来。

后来他越想越觉得这种“你死还是我死”的游戏有意思，他有几次又一

个人偷偷跑到那条穿越都市心脏的铁轨中间躺着，一边哼着歌一边听着枕木的震颤，觉得麻木的心灵忽然变得鲜活了。于是，他就喜欢上了这个游戏。

但他又在揣测，秦杰他们带他去玩儿这个游戏时是不是想惩罚他？因为巴塞尔姆的那篇被朋友们处死了的考尔比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命运，原因是考尔比走得太远。走得太远！我与电脑和成人杂志搞在一起幽闭了几个月算不算走得太远？他又打了个冷战。他想起了他到底是如何沦落到这种可怕境地的第一天的。

毫无疑问，每一个人一开始时就是简单的，从来也不是复杂斑驳的，他在想自己是从哪一天开始陷入这种没有意义的状态中去的呢？

那还是他第一次去歌舞厅，在那天以前他从来也没有去过歌舞厅，下午的时候秦杰突然呼了他一下，他立即赶到了秦杰所在的酒店，那是一家三星级的酒店，他进了十层的房间，发现秦杰、于磊、何晓全部都在，还有一个看上去并不大的女孩，那个女孩叼着一根又细又长的加长型女士烟在抽，他不认识她，但他看见除了这个人之外，床上那凌乱的未叠的被子说明这个女孩晚上是睡在这里的，她是谁的女朋友？

“胡铃铃，这是左岩，出版社编辑。他最会讨女人喜欢了，对他要防着点儿。”

胡铃铃看上去也就只有二十岁。她的肤色有点儿黑。眼睛很亮，但她那稚嫩的外表却非要装出一副十分老到的架势，好像她真的见过世面似的，“我什么都见过，流氓我见多了，我才不怕你了。”她冲左岩吐了一口烟圈儿。

左岩立即明白这一定又是秦杰勾上的一个女孩。秦杰是一个汽车经销公司的经理，专卖各种进口汽车，因此他可以从公司中偷偷开出任何一种

车型的汽车。这天晚上他开出来一辆排气量 2.6L 的“别克”车。他们在酒店里待了一会儿，秦杰就要求去“金苹果”歌舞厅。这家歌舞厅是全部是从东北来的朝鲜族姑娘，一进大厅，在大厅里坐着的十几个打扮得像野鸡一样的女孩都冲他们挤眉弄眼，左岩悄悄地观察着胡铃铃，发现她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肯定和我一样第一次来到这种鬼地方，这四个男人中只有她一个女孩，这么说他们至少还要叫三个陪舞小姐。他们没有去包间，而是在大厅里找了个大沙发坐了下来。小姐们散了开去，女经理上来与秦杰神秘地耳语了几句。于是，走上来三个女孩，秦杰斜着眼看了一眼，“真难看，你们就不能长得漂亮一点儿？”秦杰骂骂咧咧地叫她们坐在了左岩、于磊和何晓的边上。于磊和何晓看来已是熟门熟路，左岩身边坐下来一个面皮白净的高个女孩，看上去恨不得比他还高半个头。

左岩有点儿紧张，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有点儿流汗了。他看见秦杰已经点了一大堆的啤酒和葡萄酒，夜色早已铺了下来，歌舞厅里更为幽暗，那个高个女孩的眼睛在暗处闪烁，看上去像是一种猛兽，但这时她却亲热地说：“咱们点几首歌吧。”他点了点头，点了几首他十分讨厌的歌，他想如果他把这几首他十分讨厌的歌唱上一遍那他就会更加讨厌一些东西了，而秦杰已经在那里吼叫起来了，他在唱《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左岩觉得自己真想吐，这些全是令人作呕的歌声！一个没有柔情的人当然不懂柔情。

空气中飘浮着龙虾和地雷！就是在那一天夜里，左岩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威胁。龙虾是他一向最害怕和最讨厌的一种东西了，每一次吃龙虾时他看着被剔去骨肉的龙虾趴在小木船上他就害怕，可为什么空中也飘着地雷呢？那是一种黑色的圆溜溜的可爱的可以随时爆响的玩意儿，它可以把一个人炸得连腿毛都不剩。就在音乐响起来的一刹那，那个高个女孩请他一